

一部关东大地的《白鹿原》

元宵

蜡烛红

周英杰◎著



图们江的 男人女人们

尽显图们江畔60年
(1890-1949年)的变迁
控诉清兵、日寇、
土匪、国军的疯狂掠
夺、残杀、奸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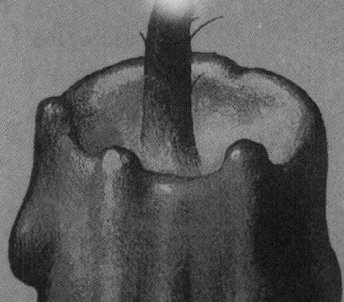
长春出版社

昨宵蜡烛红

一个图们江女人的故事

周英杰 著

长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宵蜡烛红/周英杰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0.7

ISBN 7—80664—047—9

I. 昨…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8485 号

责任编辑:董辅文 封面设计:刘梁伟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邮编 130061 电话 8569938)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所印刷

长春出版社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414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2 版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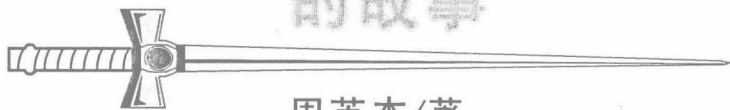
印数:2000—3000 册 定价:25.00 元



一部关东大地的《白鹿原》



昨宵蜡烛红
一个图们江女人
的故事



周英杰/著

长春出版社

序

张笑天

《昨宵蜡烛红》写了图们江畔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作品以图们江流域的近现代变迁为背景,以主人公程玉韵一生的足迹为主线,塑造了程玉韵、柳济舟、梁天民等一系列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曲折生动,十分耐读。作品热情地讴歌了图们江儿女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业绩,爱国主义精神在作品中有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那里的世态、人情、民风、习俗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因而对多民族的民俗的描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展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生活气息非常浓郁,读来使人感到亲切,耳目一新,所以说这是一部充满了关东特色的作品。

正当图们江地区大力开发并走向世界的时候,这部展示了斑斓的图们江文化画卷和风土民情的长篇小说能够得以问世,无疑会增进外界对这个地区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因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我与周英杰只见过一面，彼此交谈后，知道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当了很长一段中学语文教师，后又担任教育行政干部。教育工作是繁忙而劳累的，可是他却能利用极其有限的业余时间坚持写作，并获得了成功。我不能不称道他的勤奋和顽强的创作精神，并为他完成了这样一部四十万字的力作而感到高兴。如果说以前我对周英杰没有什么了解的话，那么读了他的这部长篇后，我开始了解他了。希望他能再接再励，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1

张鼓峰下，图们江畔。半原始的琿春荒原与俄罗斯接壤地带，黄尘蔽天。一队装备精良的沙俄铁骑，有恃无恐地越过国界，沿着图们江狭长的河谷，长驱直入，直袭琿春城。

守城清兵手持长矛大刀，出城应战，无奈俄兵火力密集，来势凶猛，经过一番厮杀，清兵大败，城被攻陷。

于是，琿春城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慌忙逃窜的居民成片地倒在毛瑟枪射出的子弹下；呼天喊地走投无路的妇女被围堵在胡同和庭院里，遭到了令人发指的奸淫；住房在烈火中熊熊燃烧；商号和店铺被洗劫一空；被俘的清兵给驱赶到城外图们江边，在征服者的狂笑和排枪的吼叫声中，纷纷堕入江中，江水被鲜

血染红，一具具尸体在江涛中时而浮起，时而沉没……

这就是十九世纪末发生在珲春大地上悲惨的一幕！

在这以后漫长的一段岁月里，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被侵略者捍卫民族尊严、反抗侵略者的历史壮剧。图们江流域人民近、现代光荣的斗争已载入史册，为后人立下了丰碑。如何去研究、评价这段历史，那是史学家的事；笔者更为关注的是生活在这里普通人的命运，所写的是一个普通家族的变迁史。

距珲春城西三十里，有个屯落，名曰凤岭屯，座落在珲春通往省城吉林的官道旁，屯前两箭之地是图们江。这图们江乃吉东第一大河，发源于长白山主峰，扯天池之水，汇百川之流，在青山秀谷中一路奔腾，在密林莽原中流淌，流到珲春地面，江面开阔，水深流缓，呈蔚蓝色。这一段江面后来发展成为珲春出日本海的繁忙水道，舟舸往来如织，艚公之号不绝于耳。

凤岭屯后有一座山，呈凤凰栖落状，有凤来栖，必定是风水宝地。不久，这里就自然形成了个屯落，就在这个屯落里演绎出了一个家族故事来。

发生在这个家族的故事的序幕还要上溯到若干年前，地点是在距此数千里之遥的齐鲁大地上。

山东省海阳县程家庄，居住着一个曾令人刮目相看的程氏家族，据程氏家谱所载，这个家族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中程颐后裔中的一支。不知什么年代什么原因，从河南故里搬迁到海阳。经过漫漫岁月，这个名门望族渐渐败落，遥远的家族荣耀对他们的子孙来说已经淡漠。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住户已经沦为普通人家，大多数子民是地地道道的农夫，只是在村头香火不断的祖先的宗庙里，还能找回一点他们做为显赫祖先传人的自豪感。

这个家族的后代许是承袭了他们高贵祖先的遗传基因，男人

们倒没有什么特别——只是身材高大一点，皮肤黄白；主要的是女人们——她们大多个个清秀，面孔白皙、腰身细长、眼珠儿乌黑而明亮，言谈举止高雅而不俗，使人一看就觉得是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在海阳及周围地区，一提起程家庄，人人皆知：那是个美人窝子。

清末光绪年间，山东连年非旱既涝，加之兵匪之害，百姓们无以聊生，纷纷背井离乡，蜂拥向关东逃荒而去。

圣人之后头顶上那耀眼的光环也降服不了厄运的恶魔，程氏家族也无法抵御咄咄逼人的饥荒的袭击，在生死之间，他们同样面对着严峻的考验。

这里只表程氏家族群体中的一支——程显宗一家。他与他的老婆、两女一儿都饿得两眼昏花。程显宗愁肠百结，跑关东吧，两女一儿尚幼，这拖儿带女的，恐怕走不了多远不累死也得饿死。正当他走投无路的当口，当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死去多年的老爹，指点他：赶紧逃命去，一直往东走，到一个荒芜近水的地方，有座凤凰山，是块风水宝地，在那儿落脚，准能家业发达、人丁兴旺。

程显宗醒来，认为这是老爹托梦给他指点迷津，心中大喜，便决定跑关东。天一亮，就张罗着打点行囊，到村头宗庙叩拜了祖先，带着程氏家谱，携儿带女，一路乞讨，踏上了漫漫的求生的艰难旅程。

他们越过了一望无际的松辽大平原，跨过了张广才岭水草丰美的山谷，翻过了林木葱茏的哈尔巴岭，到了被长白山余脉紧紧环抱的珲春小平原上。终于看到了老爹指点的一路上苦苦找寻的凤凰山。程显宗跪在地上，冲着那座呈凤状的山峰磕了三个响头，心里念叨着：

“苍天有眼，祖宗护佑，今生有活路了。”

程显宗来到凤凰岭下，搭眼一望，只见这依山傍水的狭长之

地，长着一人多高的青蒿、野麻、芦苇、狼尾草……抓起一把泥土，黑得直淌油，乐得山羊胡子直翘翘。他几经选择，在官道旁相中了一块平坦的地面，架梁起檩，搭灶垒炕，支巴起三间茅草房，安营扎寨。一个山东汉子把扎在齐鲁大地上的根移植到这半原始的琿春荒原上了。他把这地方起名为凤岭屯。

那时候，清政府已在琿春设了副都统，帮办吉林边务，建衙署，修城垣，设局招垦。

程显宗到招垦局办了手续，便一镢一镐地在荒草甸子上开了两垧多地，当年就种上了大苞米和高粱，到老秋打了不老少粮食，除去交官粮，一家人不愁挨饿了。

那时候，琿春的山谷和大草甸子上，野鸡飞兔子跳，獐狍鹿狼成群结队，尤其那图们江里的鱼多得用瓢舀。每当夏秋之交，从日本海沿图们江口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群，使江水都变成黑色的了，满江冒泡泡，发出吱吱的叫声。用骑着马踩着鱼脊过江来形容，并不是太过分的夸张。

数年之后，这凤岭屯住户逐渐多起来，以满人为多；从图们江对岸还过来不少朝鲜饥民在屯西定居，凤岭屯的人称他们的居住区为高丽部落。

大草甸子差不多都开成了耕地，官家也正经八北的在离凤岭屯五里的鸡鸣镇设衙，征粮收税，派捐抽丁。每年从凤岭屯收割大量的粮食、鱼、兽皮和靛靛草，运往琿春。由于官府的盘剥，再加上胡子猖獗，凤岭屯老百姓的日子艰难了。

程显宗的大女儿程丽丹、二女儿程丽梅都长成大闺女了，儿子程喜君也长成半大小伙子了。程氏家族高贵的血统遗传基因在这两个女儿家的身上体现得完美无缺，粗陋的衣装掩盖不住她们超凡脱俗的美。这一对儿尤物因而声名鹊起，引起了琿春城有名望的富家的注意。其中一家药铺和一家布店的老板捷足先登，先后派媒人到程家。程显宗当然乐不可支，一口应了这两门亲事。

相过亲后，程丽丹、程丽梅见药铺和布庄老板的公子长得人模狗样的，家境又好，心里自然欢喜。药铺、布庄两家都送来了丰厚的聘礼，选定了良辰佳期。程家也筹备着嫁妆，真是一派喜气。

在这个家族故事中，程家二女不过是过眼烟云的人物，不想多述；倒是要表表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程显宗赖以传宗接代的儿子程喜君。他，虽只有十六岁，但已露出成人之相：高身材，长方脸，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露着灵气。虽没上过学堂，但在粗通文墨的老父的指教下，也识点文断点字，能读懂一些“演义”之类的书籍。

程喜君做啥，一点就通：务田、赶车、打鱼、狩猎样样都行。

这程家在凤岭屯落脚后，真像打春后的阳气，节节上升；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一场家破人亡的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本书开头已提过，俄罗斯国经常出兵侵袭珲春，数陷该城。后俄兵又多次向珲春以西广大地域进犯，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强奸妇女，这就是后来人们谈虎色变的“跑毛子”。

一天，正是春和日丽的日子，程家二女在当院里刮洗着头天打上来的鱼，用柳条穿起来，挂在成排的架杆上晾晒。又补了一会儿鱼网，忙活了一阵，脱下沾着鱼鳞散发着腥气的褂子，回到屋里洗漱了一番。翻出了各自男家的聘物和嫁妆，比试着，嬉戏着，就要做新娘子的她们，心里喜滋滋的。

程显宗老两口正在房后田里种苞米；程喜君离家去鸡鸣镇卖鱼。

正当这时，一支沙俄马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击了凤岭屯，待冲到程家大门口，程家二女才听到动静，但已来不及躲藏，慌作一团，爹呀娘呀地乱叫唤。俄兵冲进了屋子，见是两个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便争先恐后如狼似虎地围扑上来，把她们堵在墙角里。二女撕心裂肺的呼喊，惊动了房后田里的程显宗，知道大事

不好，拎着镐头急慌慌地跑回。推开门一见这场面，气得大叫一声，举起镐头向围住二女的俄兵们乱砍去。一俄兵脑浆迸裂，立时毙命，其余俄兵惊恐中举枪向程显宗攒射，程显宗身被乱弹射如蜂窝而死。随后疯扑进来的程显宗的老伴儿也被射死。这时，俄兵们将吓得昏了过去的程家二女扒得精光。匪徒们见二女那白玉般的肌肤，丰满的胸脯，光滑的下身，个个垂涎欲滴。为了争先发泄兽欲，他们展开了一场恶斗。一俄兵将刺刀插进了刚趴在程丽丹身上一俄兵的背腹；另一俄兵用枪托敲碎了正搂抱着程丽梅的另一俄兵的脑袋。正在这伙无耻之徒展开同类之间血腥厮杀的时候，院子里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

门开了，两个穿着笔挺军服和高筒马靴的年轻的俄国军官出现在门口，一个体态粗壮，一个身材匀称。他们手里拎着马鞭子，气势汹汹地盯着正在作乱的一群下属。俄匪们见到了自己的长官，慌作一团，有的提裤子，有的披衣裳，有的找枪枝。

那个肥壮的军官大声哇啦啦着俄国话，挥动着马鞭子。匪徒们个个垂头丧气，狼狈而又不情愿地走出了屋子。

两军官走到了仍未苏醒过来的程家二女面前，俯身看了一眼。那个肥壮的军官激动得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邪恶之欲暴露无遗，冲着那个身材匀称的军官说：

“柯尔金中尉，你看，这是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东方美人？”

不等回答，他冲着院子大声哇啦了一阵，立时跑进来两个士兵。他命令他们给二女穿上衣裳，抱到马背上去。

那个叫柯尔金的中尉用有点揶揄的口气说：

“哈克乔夫上尉，也许你认为这是这次军事行动最有价值的战利品了！”

“难道您不是这样认为吗？”哈克乔夫上尉耸了耸肩膀，放声大笑了起来。

柯尔金中尉皱了皱眉头。

被绑缚在马背上的程丽丹和程丽梅先后苏醒了过来，当她们明白了是咋回事时，便绝望而悲哀地喊叫起来，但她们的嘴立时被用什么东西给堵住了。

那些没有占着便宜的士兵，为了发泄他们的不满，把点着的松明子扔到了程家的房盖上，立时，程家火光冲天。

下晌，卖鱼回来的程喜君，见此惨景，呆傻了。待屯邻们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时，他两眼一黑，金星四迸，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厥于地。

屯邻们哭声震地，恨得咬牙切齿。程喜君被抬到一家屯邻屋里，三天没起炕，水米没打牙。七天后，他才勉强起来，在屯邻们的帮助下，料理了后事，把烧成木炭一样的爹娘的尸骨葬在了凤岭山脚下。

2

家破人亡之后，程喜君悲愤填膺。他是个刚强汉子，决心实现三个心愿：一是报父母之仇，二是异邦寻姊，三是重振家业。

他到凤岭山脚下父母坟前哭祭了一番，便挥泪而别。

他到长白山老林里挖过棒槌（即人参），到图们江上游放过木排，到珍珠河里淘过金，到朝鲜跑过买卖。他挣了一些钱，本可以重振家业；但他思姐心切，决定用这笔积蓄做盘费，到俄罗斯去寻姊。

他先到了海参崴。

海参崴乃俄罗斯东方第一大港，水深湾阔，船多艘巨。市内楼高街直，树绿花红。此城华人颇多，或在码头做搬夫，或经营餐馆。

程喜君单身闯到这里，住在一家华人开的小店里，从此开始了他艰苦的寻姊历程。

他到海参崴所有的华人开的餐馆、店铺、作坊打探，没有一点消息；他到过所有俄国兵营附近，偷偷地跟踪俄国军官到家属区，打听、询问，也没有消息。

在海参崴打探不到姐姐的消息，他又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徒步到了双城子、伯力和海兰泡。一晃两年过去了，历尽了千辛万苦，但仍无姐姐的下落。他失望了，认为姐姐是凶多吉少，恐怕不在人世了。

在海兰泡，他的积蓄已花尽了，无奈偷偷地爬上了一列运载着木材的货车，回到了海参崴。

下了火车，他已两天没吃东西了，又身无分文。来到了码头区悬一“鲁味馆”匾牌的饭馆前，踟蹰了半晌，便进入店中，店伙打量了他一下，殷勤地问：

“贵客，吃点什么？”

程喜君选靠窗的桌旁坐下，手往桌上一拍，大大刺刺地说：

“问什么？好酒好菜只管拿上来。”

海参崴盛产各种稀罕海鲜：大马哈、鳕鱼、螃蟹、龙虾应有尽有，中国餐馆能用这些珍贵的海鲜，烧出来美味佳肴。这“鲁味馆”就应用这些海货烧出鲁味的各种名菜，颇受山东籍华工的青睐，因此，买卖十分红火。

店伙一听程喜君口气不小，似有点来头，不敢怠慢。一袋烟功夫便端上来四样菜：红烧大马哈、清炖鳕鱼、蒸螃蟹、烤龙虾，外加一瓶伏特加。程喜君四处闯荡过，有些酒量，又饥肠辘辘，不一会儿，四盘菜、半瓶酒，如风卷残云，尽入肚囊，酒足饭饱。

店伙过来结账，程喜君瞪着发红的眼珠子说：

“去和掌柜的说，俺初来此地，身无分文，乐意出工出力，

算是酒饭钱。”

店伙一听，刚想发作，隔壁却转出老板来。此人姓姜，中等个头，黄皮脸，慈眉善目。他细细地打量了一番程喜君，便说：

“小伙子，听你口音好像是山东海阳人。”

“正是。”程喜君说。

“这可巧了，”姜老板说，“不瞒你说，我也是海阳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乡人第一次光临本店，本店一律免收酒饭钱，这是老规矩。”

“不，咋能白吃你的酒饭，俺也有规矩，你店里有啥活计，只管吩咐。”

姜老板一听程喜君是实心实意，再看他体格壮健，心里甚喜，便十分痛快地说：

“好，只要你乐意，帮我三天工，当采办，干好了，本店留用，工钱不薄。”

“一言为定！”

就这样，程喜君在“鲁味馆”当了采办。他尽心尽力，每天舍近求远，到离市区很远的渔村和渔民们比比划划地讨价还价。采购来的海货都是廉价的上品，为姜老板节省了本钱，加大了赚头。姜老板很得意他，决定留用，工钱紧着增加。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程喜君有了一些积蓄。姜老板视他为核心腹之人，升他为总管。

一天，姜老板把他唤到内室，亲热地说：

“喜君，你在本店里干了两个年头了，看得出，你很有出息，如不嫌弃，我乐意把小女许配你为妻，不知你意如何？”

程喜君一听，十分惊愕，做梦也没想到姜老板会有此举。他的小女儿姜秀莲身材矮小，貌不出众，心里实在不喜。但念到姜老板对他的恩德，又不好回绝，犹豫再三，心里想：

“身在异乡不由己，不如顺水推舟，一来满足姜老板的心愿，

二来自个儿也有了家室，总算有了个归宿，也未尝不是好事。”

想到这，他便一口应定下来：

“老板待我如子，此恩比天高、比水深，只是我上无瓦一片，下无地一垆，飘落四方，娶上秀莲，怕是要跟我受委屈了。”

“哪里话！”姜老板拍了拍他的肩膀头说，“人穷点不要紧，就怕穷了志气，我早就看出，你的志气不小，眼光不近。等我到老动弹不了了，这‘鲁味馆’就全交给你，到时候，得指望你给我养老送终了。”

程喜君一听，连忙跪在地上，说：

“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

姜老板是个痛快之人，不过半年，就体体面面地给程喜君、姜秀莲俩办了婚事。从此，姜老板除拿拿大主意，店里的大小事情都由程喜君操持。

姜秀莲这个女人，虽模样不俊，却十分贤惠，对丈夫十分体贴。程喜君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不两年，生了两个儿子，老大起名程玉海，老二程玉江。

在海参崴，虽然日子富足，家泰人安，实现了他的第一个心愿；但他想到爹娘的仇未报，两姊又杳无音信，终觉不安。

久居俄邦，却报不了深仇大恨，他觉得窝心。在大街小巷每见到俄国军人，他的眼睛便冒出火来，恨不得扑上去从他们身上咬下来一块肉。

程喜君在雄心勃勃地暗暗筹划着复仇大计，仇不报，他觉得无颜回凤岭屯。

海参崴城东北角，靠近海滨有一座庞大的军营。程喜君多次到附近查看过。他固执地产生了一个假想：当年偷袭凤岭屯的马队正是出自于这个贼窝，仇人就在里面，这儿是造成他家族深灾大难的罪恶之源。他把报仇的目标定在了这里，决心要刺杀这个军营里级别较高的军官。